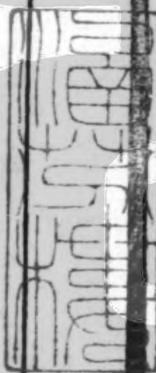




四明尊堯集卷第二



後學孫婿蕭甫重刊

獻替門第三

後學孫婿蕭甫重刊
裔孫載興校正

余曰 太祖為史珪丁德裕之徒所欺濫誅無辜
余曰 太祖敢於誅殺然猶為史珪丁德裕所欺而濫
誅無辜不知 陛下於欺罔之人能有所誅殺否

臣瓘論曰 太祖皇帝臨御之初命史珪博訪外事
珪所奏曰按驗皆實由是信之及珪與郭貴譖梁夢
昇 太祖察見姦狀即亟迁夢昇為左贊善大大而

史珪之言遂不復見用今安石謂太祖爲史珪之徒所欺濫誅無辜即不知所欺者何事所欺者何人而乃以

太祖濫誅無辜也又丁德裕在西川時與張延通不協歸闕告延通陰事太祖怒延通按問延通引狀太祖始欲赦延通及便殿引問延通抗對不遜遂命斬之夫抗對不遜人臣之大罪也延通武人固不知學而事君之禮不當悖慢豈待講求經旨而後能知借使延通爲德裕所譖本無毫髮之罪而太祖以其不遜怒而斬之此乃至明至斷而可以爲人臣悖

德之戒也今安石乃謂太祖爲丁德裕所欺而濫誅無辜延通不遜而可以謂之無辜斬一不遜之人而可以謂之濫誅則是人主威令無可施之地矣又况詆誣藝祖欲以濟其誅殺之謀乎

余曰 貞宗時君臣議論相與皆戚裂而已何以待夷狄

上問及貞宗時邊事余曰 貞宗實錄言當時事大抵君臣議論未嘗詭到底上下相與皆戚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

臣瓘論曰景德中契丹犯澶瀾王欽若請幸金陵當

是之時若無寇準則欽若之私計得行而天下分爲南北久矣惟倚信寇準而不用欽若混同南北兼愛夷夏不殺之福如川方流此乃貞宗所以待夷狄之道而安石以謂君臣議論上下相與皆成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忍施此語於宗廟則誣薄群臣尚何足論

上曰三尺童子亦知受與不受無加損

上又問尊號此於朕無一加損雖百字亦何補余曰受與不受於理皆可也上曰三尺童子亦須知受與不受無加損

臣瓘論曰神考不受徽號乃廟論之極美假使人臣有啓迪之言豈可獨掠人君大美以爲己有余曰受與不受於理皆可則是小失其事以神考不受之美爲不足言也非特如此又造

神考之言曰三尺童子亦須知得受與不受無加損嗚呼聖主之所以力行超越近古而誣造聖訓以爲三尺童子之所能知輕君罔衆可謂甚矣呂誨所謂驕蹇傲上豈非先覺也歟

余曰但恐內無其實而外爲小節以示人

上曰朕疑喪除未聽樂而徹有嫌余極論其當如此

上又疑北使在廷余曰此苟合於禮義乃所以示夷狄也臣度陛下聖質如此必不以行此爲難上曰此有何難但恐此小節不足爲余曰動容周旋中禮所以爲盛德之至但恐內無其實而外爲小節以示人乃非所以應天

臣瓘論曰神考當厚陵復土之初旱災恐懼之時徹樂用禮聖性所安安石身爲執政雖有入告之言亦當揚我后之德順之于外掠爲己美固可罪矣又矯造神考之言曰恐此小節不足爲又自造對上之言曰只恐內無其實而外爲小節以示人嗚呼

此神考躬行之大美而目爲小節此何意哉譏薄君父可謂甚矣

馮以爲我理未嘗不直

上又慮契丹若堅要兩屬地如何余曰若如此即不可許上曰不已如何余曰不已亦未須力爭但遣使徐以道理與之辨而已上曰若遽交兵如何余曰必不至如此上曰果至如此如何余曰以人情計之不宜便至如此契丹亦人耳馮以爲我理未嘗不直上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爲太祖所滅

臣瓘論曰安石所欲建立所欲排陷必造

神考聖訓欲以文飾前非歸過 宗廟其言其事不可以一二數也至於以何管理曲之言歸于 神考則矯誣乖悖尤為甚矣

余曰此事怪異難以為條貫

上曰如蕃使坐位會聚處別設提舉官位如何余曰州縣會聚雜壓各有著令若令提舉官別設位坐此事怪異難以為條貫

臣瓘論曰安石造

神考之問曰如蕃使坐位會聚

處別設提舉官位如何然後對曰此事怪異難以為條貫造蕃使之問可知其矯誣立怪異之對可見其

譏玩此聖主之所宜知也

右獻替門編類王安石日錄語凡六段

臣瓘論曰政教有是非命令有可否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替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替其否是以政平而無干民無爭心此晏子獻替之說也三代聖賢之君從諫之道改過之法其有不由此者乎晏嬰一國之佐不敢忘獻替之義以輔其君况為天下之相當如何哉王安石進為之初祇取六經之言所以文其私意者皆經語也因謂六經之術悉在語言先賢議論並無經旨捨古老更練

之言行新奇可意之論可獻者替可替者獻 神考
熙寧九年厭安石獻替之罔公驗執政私人之害國
先除鄧綰次出安石此成湯不吝之明而帝堯黜陟
之道也安石以熱中之心著詆誣之史追蓋前繆變
亂事實蔡卞用事遂出其書而行之執爲國是人不
敢非然則蔡卞所執之是即安石所唱之可也謂
太祖濫誅無辜天下其以爲可乎謂 神考好惡下
分明天下其以爲可乎嗚呼此特其言之不可者爾
理財門第四
余曰正爲經術以理財爲先

上曰范純仁又有文字意甚忿言臣始見 陛下用富
弼王安石臣竊慶赫以爲必能以堯舜之道致太平今
富弼家居不出王安石乃以富國強兵霸者之事 佐
陛下余曰范純仁至中書亦責臣本以經術佑人主今
乃以理財爲先臣答以正爲經術以理財爲先故爲之
君不合經術必不出此

余曰初李常宣言以謂臣但以理財開導

余曰近日言事者更曾及學校事否 上笑曰却更不

說著余曰初李常宣言以謂臣但以財利開導 陛

下不及庠序之教及今脩成庠序貢舉之法即更置而

不言 陛下謂此等何意

余曰今欲理財恐壞風俗

余曰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為先而不以任賢為急但見朝廷以理財為務而於禮義教化之際未有所及恐風俗壞不勝其弊 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 上頷之

余曰 陛下天資超邁然好理財

余曰 陛下天資超邁非前代人主所及然好理財凡利於理財則汲汲而用至於講道則不以為急不急於講道何由見理見理有不盡何能運動群臣 臣竊以為

然

余以為推法不宜太多

上又論及推茶余以為難 上曰今酒亦推鹽亦推何獨至於茶而以為難余以為推法不宜太多

余曰以理財為先以使能為急則人將機巧趣利

余曰理財誠不可緩然以理財為先以使能為急則人將機巧趣利此佞成則非人主之利非天下之福天下事譬如和羹當令酸鹹適節然後為和今偏於理財與使能非所以為和明禮義廉恥以示人崇進忠良恐不可緩

余曰 陛下即位以來德義之教未有以加人學校又不以為急以理財為先務更召致無行義之人則恐於觀聽不足

上令召何接求試問余曰接求未可知恐或只是能作文字又無行義 上曰言財利恐不須問他行義余曰陛下即位以來德義之教未有以加人至於學校則又不以為急既不得已以理財為先務更召致無行義之人則恐於天下觀聽不足

余曰若官鑄鐵器即必與漢同弊

上又問權鐵如何陽叔亦多言鐵冶利害見討尋本末
余曰漢鹽鐵所以尤致人議論者以縣官所賣鐵器多苦惡至於農器多不便於民用令官吏大勝漢武時若官鼓鑄鐵器即必與漢同弊

臣權論曰此元豐之事故安石所書如此
右理財門類編王安石日錄語凡八段

臣權論曰按安石初為從官即唱理財之說及為參知政事遂行其所言今考日錄第一卷安石於未作執政已前七對 神考並無一言及於理財至於執政供職之第一日即偽書對上之言曰人主當以成禮義廉耻之俗為急若宣著為利之實而義禮廉耻

之俗壞則天下不勝其弊孟子耻言利曰亦有仁義而已矣然則卒曰未有仁而後其君者人人不敢後其君此乃人主大利也嗚呼安石著書首撰此語却思孟子之說其於前日所行不可謂之無悔心也年運而往雖悔可追悔而不改濟以欺偽作此誣書陰授蔡卞卞紹聖用事之初專述熙寧及哲宗既怒常立然後驟述元豐始與序辰謀作訢理之事矣事之本末臣請叙而論之臣聞紹聖三年尚書右丞蔡卞引選人常立爲假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又力薦之請賜對對之明日復請躡除侍從官哲宗問卞曰

立詆神考而卿薦之何也又顧丞相惇曰卿不見其語乎惇謝不知因請其語哲宗怒曰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安石罷相以來民在塗炭又云自程與丞相去位而識者知政事必敗其諂厚安石而詆薄神考如此卞三薦之何也即命中使史院取秩行狀哲宗親指塗炭必敗四字以示宰執惇等皆頓首謝罪請貶立退擬立監壽州酒給事中葉祖洽駁曰立詆毀先烈謫輕地近乃改立永州監酒而撰常秩行狀者趙實特勒停初大學博士林自用卞之意唱其言於大學曰神考知荆公不盡尚不及

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固駭其言矣自
既怒常立卞始惶恐改意而林自滕文公之語亦自
此不敢宣言于衆卞於是與序辰等始用蓋抹之術

右總論上

臣瓘論曰日錄載安石之言曰人君爲天地萬物主
須是蓋抹得事過乃能濟天下紹聖中蔡卞用蓋抹
之術在既竄常立之後安排之序的然可指臣請稽
其本末而論之熙寧九年鄧綰落御史中丞安石亦

相繼罷去退居鐘山著此訛書以授蔡卞卞當元佑
之時增損潤色九年筆削恩怨分明回互妨嫌以吸
衆好照顧本末以完私美書行於紹聖之始嫁禍與
進書之人惇等醉迷例遭嫁賣不知宗廟之遭詆誣
也天實誘之使薦常立 哲宗皇帝灼見姦僞竄悖
臣于遠方卞惧僞迹浸彰於是屈意改圖而用蓋抹
之術矣蓋卞之初意譏薄 神考元豐之政專務紹
述安石熙寧之事至是知其不可則與蹇序辰同謀
以 神考褒勸吳居厚手詔榜于 朝堂其迹則善
述熙寧深贊 元豐其心則出脫安石詆誣 宗廟

夫詔褒居厚乃神考駕馭監司之意爾元祐初章惇爭論役法劄子云役法可以緩改非如京東鐵馬福建茶鹽不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也乃卞序辰共作勅榜之時先以章惇元祐劄子脅持宰相曰若以君厚京東鹽馬之事為不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是以理財之詔為非也惇計無所出噤不能語於是亦以勅榜為是矣且安石初欲理財自謂合於經術謂光馬光之徒皆不曉孟子義利之說豈以理財為不美哉及退而著書則於作參知政事第一日便造安石奏上之言曰孟子耻言利若宣著為利之說則

恐壞風俗又造安石奏上之言曰陛下但好理財利於理財者則汲汲而用至於講道則不以為急又曰以理財為先則人將機巧趣利又曰若以理財為先務又召致無行義之人則恐天下視聽不足蓋安石捨衆自用造法於得君之初事過追悔著書於十年之後歸過宗廟圖蓋已愆是可忍也復何議哉又歸過之言曰臣常勸陛下不須多張權法又論權鐵則曰官自設鑄則必與漢同弊此所以譏元豐之政也卞及序辰謀取神考駕馭監司之詔榜于朝堂豈為一吳居厚而已哉歎

實安石詆譏之語而社塞天下愛君之言耳夫有舒
有慘天道所以變通一張一弛文武所以相濟 神
考聖訓曰什一而稅足矣又曰今稅歛已重此則理
財之正論 聖主之本心也至於 詔獎居厚則所
以獎有勞之臣耳孰敢以爲非乎卞等揭揚一詔便
謂安石所諱理財之事可以移過於宗廟而日錄誣
僞之言可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蓋卞等所謂蓋抹者
如此

右總論下

四明尊堯集卷第三

邊機門第五

余曰四夷皆衰弱數百年來未有如今日

余曰 上曰秦漢以來中國人衆地壑闢未有如今日
四夷皆衰弱數百年來未有如今日天其或者以中
國久爲夷狄所侮方授 陛下以兼夷狄安強中國之
事天錫 陛下聰明非不過人但陛下用之於叢脞不
用之於帝王大畧此所以未能濟大功也 上以爲兵
須久練乃強余曰齊威王三年酺飲不省事一日烹阿
大夫用即墨大夫出兵收侵地遂霸諸侯人主誠能分

別君子小人情狀濟以果斷即真可使一日而強

余曰夷狄人衆地大夫未有如今日契丹

余曰 陛下雖夙夜憂夷狄然所以待夷狄者不過如爭巡馬過來之類規摹止於如此即終無以勝敵大抵能放得廣大即操得廣大 陛下每事未敢放安能有所操累世以來夷狄人衆地大未有如今日契丹 陛下若不務廣規摹則包制契丹不得

臣瓘論曰安石勸 神考兼夷狄則奏曰夷狄皆衰

弱數百年來未有今日及論 神考包制契丹不得則又奏曰夷狄人衆地大未有如今日契丹兩對所

論同一夷狄取快而言乍彊乍弱况隨其喜怒而論君子小人哉

余曰 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一大事獨誤

余曰且以近事驗之方邊事之興 陛下一日至數十批降指揮城寨糧草多少使臣將校能否群臣所不能知 陛下無所不察邊事更大壞不如未經營時此乃於 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一大事獨誤今日國事亦猶前日邊事也

余曰西事之初臣不敢先事極爭

余曰如西事之初 陛下喻臣與韓絳中外一體且

相協濟臣竊謂 陛下此言是待臣與韓絳皆欲以事
爲已功也臣以此於西事不能存形迹然事至不得已
亦不敢嘿嘿但人臣之義量而後入故不敢先事極爭
先事極爭則無後事之驗臣終身受妨功害能之嫌
余曰昨來西事 陛下失在不詳慮熟計
余曰昨來西事自是 陛下失在不詳慮熟計若
陛下詳慮熟計則必無可悔之事

余曰浮議至於歸咎保甲淤田

余曰請試論近日慶州兵變 陛下不免肝食大臣宜以
此事共憂所以消弭然方共乘 陛下恟懼合爲得

至於歸咎於淤田保甲淤田保甲與慶州兵變自不相
關此衆人所共知非待至明然後察也衆議盡然 陛
下雖知其非能使其有所忌憚否大臣在目前議論尚
無忌憚如此則邊事疎遠何以禁其不爲欺罔

臣確論曰臣伏見熙寧四年三月十七日內降德音
曰朕德不明聽任失當外勤師旅內耗黎元秦晉之
郊重罹困擾使人至此咎在朕躬其推惻隱之恩以
昭悔過之義臣每讀此 詔未嘗不流涕也韓絳邊
事罪在安石 神考推恩悔過未嘗責安石也安石
著書欲掩前罪乃鋪陳誣僞之語於韓絳敗事之前

然後於韓絳敗事之後歸過 神考其所鋪陳凡有
四語其一曰臣非怯而憚事以謂 陛下且當柔遠
而脩中國之政其二曰豈宜不以生事為憂其三曰
今災異衆閔中旱正是欲靜邊鄙之時其四曰閔中
騷然豈宜更有可悔之事夫造作邊事本由安石安
石所為何嘗畏災異而憂生事哉四語誣偽可謂甚
矣日錄載韓絳之言曰王安石忠於 陛下所以盡
言又曰安石所言皆是 陛下但聽之三四年後便
見效又曰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之言可用 陛下
宜省察及韓絳求去安石則曰韓絳不宜如此如此

則遂無一人同正論以此觀之絳與安石可謂合矣
神考以昭文殿大學士超命韓絳而位之於安石之
上者以與安石無嫌故也至於許其便宜節制諸路
皆安石所肯然後施行及韓絳敗事安石則曰臣自
接待清光以來 陛下固未嘗許韓絳以智畧且
陛下舉一方之事屬之則邊鄙宜如此又曰 陛下
失在不詳慮熟計又曰 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
一大事獨誤今日國事亦猶前日邊事也夫計慮不
熟以誤大事實是安石之罪歸過宗廟乃以為西事
之初不敢先事極爭安石議事果是不爭之人否又

謂慶州兵變不當歸咎於保甲淤田保甲淤田尚不可歸咎而可歸咎於宗廟乎

諸公皆不與聞

進呈沈起奏狀 上令起密經制交趾事諸公皆不與聞也所奏乞 上皆從之

臣瓊論曰安石入告之言曰兵無時不可用 神考曰用兵安可無名安石曰 陛下若果欲用兵何患無名於是七年執政而四作邊事 神考垂拱仰成任其所為事成則錫功於安石事不成則引咎於已 韓絳西事既敗 神考降詔罪已未嘗責安石也熙

河奏功則解玉帶以錫安石曰非卿主謀於內無以成此梅山用兵章惇受旨於安石及其奏功則 神考擢惇而驟用之廣西之事沈起亦受旨於安石及其敗也 神考掩護中書生事之過曲從安石貸起之死而亦未嘗責安石也 神考之於安石可謂厚矣安石之所以報 上者宜何如哉臣今考日錄安石於熙河梅山先書李若愚妄沮王韶而 神考崇長若愚又先書經制成筭已付章惇 而神考為人游說即欲改授李焯然後言 王韶章惇之必可任使其意 神考也亦余也非 神考也矜主謀之功反復張大主於數

千萬言自謂有天地以來無此功矣至於韓絳敗事則曰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一大事獨誤又曰若陛下詳慮熟計則必無可悔之事夫安石自作可悔之事而恣爲誣誕歸過之言神考愛民之意孚于天下此等誣辭何累天德但臣子之心不能平爾沈起引惹蠻事致令交趾犯邊圍陷邕州欽廉失守生事者起人皆知之造謀者安石人不蓋知也邊事未作之時神考有罷起之詔曰熙河用兵未有息期沈起又於南方妄作引惹欲治起罪以安中外安石不肯奉詔明年果有事宜三州之民肝腦塗地

數路騷動一人焦勞當時詔語以謂一路生靈橫遭屠戮職其致寇罪悉在起然起之所以得不死者良以安石護起神考重違其請不欲盡行耳安石退而著書追記其事則謂沈起經制皆上密謀諸公皆不與聞起所奏乞上皆許之嗚呼四作邊事二敗二勝二勝則掠美於已二敗則歛怨於君呂誨之言辨之早矣

右邊機門編類王安石日錄語凡七段

臣瓘論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國陽也夷狄陰也兩不相傷則治道明矣蠻夷猾夏不可也窮兵黷武亦

不可也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本朝之所以待夷狄者是矣景德中契丹寇澶淵王欽若請幸金陵當是時若無寇準則自江以北非我有矣欽若鄉里墳墓皆在江南倉猝之中謀畫如此王安石於四邊無事之時不恤北境其論巡鋪則曰雖棄雄州無害其論水利則曰塘灤可決水爲田卞等專據日錄以動邊機假託經義以文姦意尚賴天扶宗社不可傾搖私意之臣姦萌自露往者不足道來者尚可爲所款詢謀當得平心愛國之人如寇準者然後可以無悔也

論兵門第六

余曰苟可以用兵不患無名

上論用兵須有名如何僉以爲無名則不可用兵余曰苟可以用兵不患無名

臣攷論曰古人有言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焚之禍生於自用而無名也 神考曰用兵須有名可見 聖主之本心矣安石曰苟可以用兵不患無名何其言之乖戾也實不當用立名而用之豈王者之兵乎意欲用兵則立名而樂殺意欲殛竄則立名而妄誅凡學安石而有爲者皆纂述此意

余曰非什伍民而用之不可以致治強

上論所以致國治強余以為非什伍其民而用之則不可以致治強他時固未易議此如 陛下明於道德憂勤政事上下無弊乃可以議此

臣瓘論曰安石曰非什伍其民而用之不可以致治強蓋安石欲變募兵宿衛之法故其言如此

余為 上言民可以利驅使趨為兵

上論農兵事欲行宋道召人免稅充弓箭手事潞以為決不可行余曰恐可行但亦不須如此誠以利害驅民習兵則何必用宋道之策臣愚以為當如差役法自內脩之法成則可舉而措之天下 上曰差役則如此可

也兵事必須自有兵處始則人不駭而事易就今曰誠可如此但恐邊臣未能舉此以副 聖意者因畧為上言民可以利驅使趨為兵

臣瓘論曰安石曰民可以利驅使趨為兵安石此語亦為欲變募兵之衛之法故也

余曰欲變募兵之弊宜果斷立法

余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陛下欲變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

余曰宿衛法固易變

上言宿衛親事官有擊指揮使傷首而主名未立宿衛

法不可不急變革余曰臣固常論法固易變

臣瓘論曰安石欲變宿衛之法先於經義創立新說然後造爲神考聖訓謂當急變其法蓋託於先訓則可以必聖主之遵行文以經術則可以禁士大夫之竊議二者行於前三衛作於後漸危根本忠義寒心人皆獨罪於一京安知謀發於私史若非陛下守藝祖之宏規循累朝之成憲使彼二書之說以叙行之今日不知其何如矣

右論兵門編類王安石目錄語凡五段

臣瓘論曰以道則皇以德則帝以功則霸以力則強

藝祖創業付畀後世專用帝皇不以功力卜都于汴非恃山河之固也其所恃者民心而已矣民心休戚繫國安危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於是精選募兵慎擇宿衛所以上安宗社下保生民爲萬世不拔之基也安石之謀則異乎此矣欲以義勇代宿衛欲以保甲代募兵分將豪傑既欲付之近臣翊衛至尊又欲委之子弟河北州縣則以爲可併江南州縣則以爲可析以果斷易變爲請以神考畏憚爲非神考憂深慮遠終拒其奉國本安寧萬世永賴其在茲乎



卷三

三

三

